

• 理论与方法 •

## 弗拉维时代罗马认同的双重性： 以昆图斯·苏尔皮西乌斯·马克西姆斯为例

凯瑟琳·科勒曼著

陈思伟译

编者按：凯瑟琳·科勒曼（Kathleen M. Coleman）现任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系主任，曾任美国古典文献学会（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长于罗马帝国文化史、尤其是弗拉维（公元 69—96 年）时期诗歌与历史的研究。她生于津巴布韦，先后在南非、津巴布韦和英国接受教育，曾在南非和爱尔兰任教，2003 年被选聘为哈佛大学洛布讲座教授。独特的经历，让她非常关注罗马帝国时代不同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影响。本刊约请她就罗马帝国文化认同问题简略介绍其研究方法和思路，以飨读者。她从 1871 年发现的一块铭文入手，结合罗马帝国的文献，成功地在碑铭、文献和社会历史之间建立起联系，揭示了昆图斯这个 11 岁的儿童身上体现的希腊和拉丁文化的融合，进而发掘出帝国时代人们身份认同上的混合性特征。

罗马帝国的社会文化承共和国之余绪，极其重视在公共场合有效演讲的能力。人们不但会在元老院和法庭发表演说，而且还在消遣娱乐时高谈阔论，卖弄自己的语言修养。他们对即兴演讲能力尤为重视。孩子们从小就学习书写和记忆之法，以便成年后能成为合格的即兴演讲者。诗人也需学习即兴作诗，以便在宴会等场合能即席颂扬主人的慷慨和盛情。

生活在 1 世纪的斯塔提乌斯是这类诗人中的一位，他曾写过多种即兴诗，后来他将其收在一结集中出版，保留至今，该结集中有一首诗为一名儿童所作。鉴于古代世界几乎未见其他儿童诗作存世，该诗成为了解古代教育及即兴诗写作在教育中所处地位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文献。我们可以此为个案进行研究，从中揭示罗马帝国早期这个孩子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生活的社会背景。研究表明：在他身上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绝妙地结合在一起。

昆图斯·苏尔皮西乌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Sulpicius Maximus）去世时享年 11 岁 5 个月零 12 天。幸亏罗马人在 3 世纪修建奥留略记功墙（Aurelian Wall）时将其整体掩埋，马克西姆斯的葬礼祭坛才幸免于难，完整保存下来，直到 1871 年，它才重见天日。是年，波塔·萨里亚（Porta Salaria）附近的城墙因爆破塌陷，在废墟中，人们发现了马克西姆斯的纪念碑。这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代祭坛。几乎可以肯定，该祭坛由帕洛斯（Paros）大理石制成，价值连城。但引人注目的并非只有其规格和材质，还有内容丰富的碑文和保存完好的雕像。每一个字、每一个构造细节都价值不菲。碑文由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篆刻而成，这无疑使它增值不少。对任何人而言，这都将是一块不同寻常的纪念碑，更何况其主人是一位 11 岁的孩子。

除纪念碑所载内容外，对于昆图斯·苏尔皮西乌斯·马克西姆斯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幸运的是，这份材料的内容颇为丰富。结合碑文和雕像，可以推断出不少与马克西姆斯相关的信息。让我们首先从拉丁文的墓志铭开始。据墓志铭所载，公元94年，罗马城举办了“卡皮托利努姆”（*Certamen Capitolinum*）文艺赛会，马克西姆斯参加了希腊诗歌单元的竞赛。墓志铭上方两侧刻着他所赋的希腊语诗歌，正中是他的雕像，不过雕像看起来比11岁的儿童更成熟；下方是两首希腊语写成的葬礼挽歌。墓碑和雕像很明显都体现着双重身份，既蕴含着罗马的成分，也不乏希腊的成分。

马克西姆斯的姓名包括三个部分，即个人名，昆图斯；家族名，苏尔皮西乌斯；氏族名，马克西姆斯，其姓名是罗马身份的标志和象征。但是，其父母的姓名却并未直接体现。根据罗马传统，儿子马克西姆斯继承父亲的个人名和家族名，所以其父的个人名和家族名应与马克西姆斯相同；但其父之氏族名为“优格拉姆斯”（*Eugrammus*），该词是希腊语形容词 *eugrammos*（受过良好教育的）的转写。鉴于孩子的姓氏是希腊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其父可能曾是奴隶。因此，马克西姆斯大概是被释奴之子，或许还可进一步推测谁是其父的前主人。

优格拉姆斯可能是昆图斯·苏尔皮西乌斯·卡米里努斯（*Quintus Sulpicius Camerinus*）的被释奴，此人曾与尼禄交恶。马克西姆斯之母名为李锡尼亚·亚努阿莉娅（*Licinia Ianuaria*），她大概是贵族世家李锡尼家族的被释女奴。由此可建立起李锡尼家族与苏尔皮西乌斯家族之间的联系，正是这两个家族提升了马克西姆斯父母的社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马克西姆斯坟茔之旁，人们发现了李锡尼家族成员的墓冢。或许，李锡尼家族允许其被释女奴之子的祭坛立于其地产之上。而且，我们还可能从中深入探讨马克西姆斯与李锡尼家族的联系，虽然证据稍显单薄，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马克西姆斯墓碑的三角顶并无特别之处，但非常巧合，李锡尼家族两位成员的墓碑与其造型一模一样，中间为三角型隆起，两角饰以棕榈叶状花纹，三角顶正中是一顶桂冠，两边各延展着一条环带。或许，据罗马荫庇关系的惯例，李锡尼家族不但允许其被释女奴的儿子葬于地产内，而且还允许她使用他们的作坊，采用该家族特定的纹饰。从碑文上看，如果马克西姆斯父母对其儿子的成就颇感自豪的事实可信，那么李锡尼家族也有理由感到欣慰，因为在罗马人看来，马克西姆斯一家的成功得益于他们释放奴隶的善举。然而，马克西姆斯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

为感念卡皮托林的朱庇特（*Capitoline Jupiter*），弗拉维王朝末代皇帝图密善（公元81—96年在位）在罗马城创设了一项希腊式赛会，即“卡皮托利努姆”文艺赛会。在第三届赛会上，马克西姆斯即兴创作了一首希腊语诗歌。该诗共43节，主旨是借众神之王宙斯之口，斥责太阳神赫利俄斯，因他将太阳车借给了儿子法厄同。马克西姆斯的姓名及其拉丁语所写的墓志铭表明了他的罗马人身份。同时，从墓志铭还可得知，马克西姆斯是参与竞赛的“52名希腊诗人”中的一员。鉴于其父的希腊人姓名及家庭被释奴的出身，马克西姆斯的希腊认同大概源于其家庭背景。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帝国对此产生的影响：马克西姆斯在罗马所受的希腊式教育，不但与帝国领地埃及出土的纸草文献所记载的希腊学校教育一样，而且与2世纪后希腊修辞手册保存下来的基础训练非常近似。

遗憾的是现已无罗马11岁孩童诗歌档案存世，因而无法与马克西姆斯所作诗歌进行比较，但仅从这首诗歌看，其韵律优美，用词精当。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即他是否同时操拉丁语和希腊语。可是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所用词汇都来自时人编著的书面文学教材，以希腊语为母语的学生和将其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所用句法也属诗歌体，包括主句、分句及以连词“和”、“但”所构成的排比句式。这一切皆在记载希腊学校教育的纸草文献

中得到了印证,因此仅凭诗歌,我们无法判断马克西姆斯在家是否讲希腊语。他所作诗歌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句子拖沓,不够利落,似乎开始时他立意甚高,但结束时却略显窘困。这一缺陷似乎更多地凸显了即兴创作的基本特征,而非学习第一外语的结果。有过上课未带备课笔记的老师都曾经历过这种尴尬,即他提出一个精妙的构想,最终却总难以自圆其说;每讲一句话时,都会插入几段附带性说明,结果突然意识到整个句子的主要动词还没用到,不知道该如何将谓语与主语搭配;继而他发现主语还悬而未决,不知起什么作用。在这首诗歌的好几个地方,马克西姆斯似乎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即如何将所有成分顺畅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不时堆砌同源词汇,忽视了表达的多样化。无疑,这仍可理解为即兴创作的副产品。

该诗是即兴之作,而不是根据他掌握的希腊语写成,所以这给马克西姆斯带来了一些麻烦,因此也难以据此断定他在家是否讲希腊语。即便他在家时确实讲希腊语,整首诗歌所展示的也不过是当时课堂上所学的书面希腊语。“希腊语诗人”(特别强调“诗人”二字)是对他最恰当的称谓,即便他才11岁,仍可以说这是他的职业身份;但在个人身份上,他是一位“罗马公民”,这可从其姓名和祭坛神龛身着托加的肖像得到明证。接受希腊式教育,既是几个世纪前罗马征服东地中海地区所获得的赠礼,也是胸怀大志的父母希望在孩子身上实现的理想。同样,一些明确拥有罗马身份的孩童,其墓志铭却总在夸耀他们的希腊学识。

在图密善称帝之前的20年,尼禄曾试图将希腊式竞赛引入罗马。但他轻率地将赛会以自身命名,称为“尼禄伊亚”,结果在他死后,所有类似赛会全被取消,无一幸免。而图密善创立的希腊式赛会却幸存下来,历经三百余年。这表明,在罗马城,人们确实对此情有独钟。自罗马攻占最典型的希腊城邦科林斯以来,到此时已历经200多年。但此前,这一变化过程进展缓慢。随着图密善引入希腊式赛会,罗马文化认同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旦罗马举办希腊式赛会,她将吸引来自四面八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参赛者。从马克西姆斯的事例可以看出,罗马当地人也参与了赛会,他们既是参赛者,也是观众。如果仅根据举办该文艺竞赛的剧场所能容纳的人数推算,观众可能多达7000名。马克西姆斯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的双重身份代表着一种永久改变罗马自身文化认同的新趋势。

〔作者凯瑟琳·科勒曼(Kathleen M. Coleman),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译者陈思伟,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信阳 464000〕

(责任编辑:舒建军 责任编辑:姚玉民)